

卷之四

休復居文

集六卷

附元后
妃傳公
主傳

道光甲辰年孟
夏嘉定黃氏刊

文序

積學齋徐為昌感書

夫古今文章之鉅達于學問道術之原其必由淡知篤
好者乎夫人必有所甚力而後有所甚達如登山然始
于附巖躋于泰華如涉川然初于藪澤放乎江海其塗
轍蓋如是也是故論議雄博序事簡明詞采義法皆極
體要此文章之附巖藪澤也聲音訓詁名物度數天文
輿地禮樂德刑之奧蹟閎濶此文章之泰華江海也而
體之以身心綜之以性命識周垓埏義窮蝸蠖則所謂
達于學問道術之原而成文章之鉅者也生甫先生材
識亮敏內行淳篤少孤貧厄自單廢困躋中勤學自奮

聲音訓詁名物度數天文輿地禮樂德刑之學莫不辨其得失訖于精微而發爲文章包并萬有洞闢百氏汎濫涵蓄壹出于醇懿閎峻經術明通往往不愧儒者至于天人盈虛之理運命通塞之幾先生嘗曰有志未逮而觀其論述輒歸體用淡造自得以道爲郛抑庶幾有德者矣秦漢而降以文章名其家不下數百然其尤宏焯者莫逾是焉夫德之不蓄多識奚爲本之不立其亾可待剗削者短氣虛憍者無骨剽竊驚傑者出以艱淡塗澤或故爲奇詭浩博而茫無歸宿卒亦無異顛鄙其于文章形迹粗者尙蒙南朔又奚望其達于學問道術

之原哉先生文學不甚求人知而人亦鮮克知之至非笑詆譏者則日眾世固有病極陰沍寒重腿痺痺之疾者與之柔潤則易入與之剛燥則轉劇非藥石之不中也漬之者淡而正者不能勝焉今時之漬于破碎熟輒者久矣一旦奪其所嗜而示以所未習則强者抵牾弱者疑駭必矣其毀與譽要於先生無所增損而淡惜文章之由于附嶠藪澤以至泰華江海其本末且未易明于天下也先生旣數遠遊所作漸遺佚又慨元史厯雜別爲論譔紀傳志表旣悉正其疏訛繁舛而于一代文獻重巨者尤考辨精博書成當不後范蔚宗歐陽永叔

休復居文集
二家然以殫心力於此不輕作雜文舊所作者亦未寫定先生與家君道義交至淡汝成伯父與先生之府君同受業于錢先生少詹事及汝成爲伯父後先生遂以弟畜之所以誨勉者尤切遠遊歸又歷時日淹留汝成家中自學術正譌文章利病鉅細所在輒窮日夜討論之汝成既漸得聞古昔大賢文學緒業又喜誦法先生文嘗別錄得議辨記說序志祭文若干首欲先爲槩刻以傳而因述其大端以告後世之重先生學者道光十五年某月日嘉定黃汝成撰

休復居文集目錄

卷一

議一首 說一首 釋二首 序十七首

卷二

書後七首 跋尾四首 贈序一首 壽序二首

卷三

書十二首

卷四

碑文一首 記七首

卷五

休復居文集
墓誌銘十六首

卷六

行狀一首 事略二首 傳三首 祭文五首

哀詞二首 頌一首 贊四首 銘九首

附一卷

元后妃傳 元公主傳

休復居文集卷一

寶山毛嶽生生甫

議說釋序

嫂叔無服議

昔先王制服三年之喪由人心不忍而節焉其他尊卑
隆殺則皆緣義而推由名而加者也義無可推名無從
加則無服矣禮大傳曰同姓從宗異姓主名又曰名著
而男女有別是故嫂叔之無服也其見於經者爲慎於
名也其見於論議者爲無骨肉之親尊卑之敬也夫外
兄弟不可云骨肉而伯叔母亦皆異族人也且禮服敵

體者多矣則此說非也所謂慎於名者無母婦之名而為母婦之服則甚悖於名而紊其序焉此先王主名而別男女之道也而後人必論為有服者彼豈不究名之之義徒以喪服傳言無服而記則曰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疑古有服而經佚焉然傳或後記記誠多述古言次經不備亦不應乖異若此是議服大功者非也若唐服小功則又緣他說而誤者也何也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蓋曰凡是之服如兄弟舉兄弟以著其目而明其降不專以屬兄弟又記兄弟謂小功是不異曰小功服也然記何不曰小功大功小功有成人未成人之

異而服因有受與無受曰小功懼其無差別故不曰小功而曰兄弟服夫豈以明嫂叔服哉然所由識非昆弟而決其為小功者昆弟之服已具於經而夫之昆弟無服傳固言矣記之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言疏屬兄弟自小功始也曾祖父母正服小功而經列齊衰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則此兄弟小功必矣康成曰兄弟猶言族親也所以謂之族親者記云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大功上則義固親服已重不可加故傳解曰小功下而

記他云兄弟皆小功族親所容者廣因舉以釋其疑而通其義不然記云兄弟服亦總類則降又何等而婦人又禮不袒焉是故他經言兄弟固不屬小功然輒有通親疎而言者且傳各有義此謂小功決也由是言之期親昆弟妻無服至於小功而從爲之總先王制禮必不若是無等矣而世復不察乃曰小功猶服他從服用皆服可推此必明其遞降者則真不思甚焉嫂叔無服蓋推而遠豈或逮於小功服必有報此奚不言總麻章云夫之諸祖父母報經何不及兄弟且喪服不直言其人者則率舉服者於前故曰某爲某曰爲某條比兼列彰

服由名嫂叔果有服矣此當云夫之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不當云所爲也所爲云者則視爲如是之服也而記前云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公士大夫降其旁親自期以下不獨昆弟大功章云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小功章云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是也此獨云兄弟何耶若然凡記云所爲兄弟服舉兄弟以著其目而明其降不專以屬兄弟又其易明者也夫記不與傳殊而必欲執記以違傳用故倍於經是豈云知禮哉然魏蔣濟論嫂叔之服誤據娣姒婦文時固辨

其非而正其失至晉成粲援記爲典粲卽不攷記義苟說又輒簡逸不曰夫之所爲兄弟服而曰夫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其舛錯爲倍蔣濟而代鮮言者則以不惟記云所爲之義又不攷兄弟爲小功跡其所稱遺異無詞闕之故焉然則嫂叔無服信矣而人果幼失父母生長於嫂嫂之鞠養情若所生如魏徵云者亦忍而無服乎又退之服期非乎夫先王制禮不逆人情獨嫂之尊而無者以爲使叔期則疑於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大功小功則疑於父母爲子長婦庶婦之喪舉室於名而不順乎情至若無母之實有母之名禮猶服乳母總豈有

恩實同母而服至闕於三月然而不言者以非恆見又後可緣義起也是故爲嫂服期必如退之嫂者乃可不若是則惟無服以昭其列且魏徵所議小功欲尊其嫂而報之德而使嫂反屈於己服之之名又使凡爲叔者皆襲以行以是爲畔於禮而不可耳雖然君子臨喪則哀禮又有同爨之總弔傷之節至嫂之喪正降報服室從而變而獨無易於故固義弗安而情不忍焉檀弓曰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奔喪篇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康成解謂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又謂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而吳射慈斷加麻

日數以爲大殮及殯而除是凡嫂叔之喪相爲弔服加麻逮殯而除戚與敬見而又無嫌於名君子其或有取焉者矣或曰曾子曰小功而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疑爲位皆有服且記云云康成不言而賈公彥又釋爲從母類果若所云則近世經師之說爲勝於古也夫喪有主人之位有賓位賓不聞有服無服爲位固記之文也康成不言以其義明又兄弟謂小功也若賈氏則不得其解而曲爲說然固知其爲小功類矣後人解經或過前人服問之外兄弟鄭舉小功服之外祖父母與從母則閭君若璩不爲無說焉惟戴君震謂昆弟兄弟

異義古人昆弟不言兄弟兄弟則皆舉其遠者此固執於傳而不可通耳夫服紀重輕非聖人不能斷而君子議禮不由先王之制而攷傳記文義之著徒爲煩說以淆於理則必蒙於禮而無適從焉故擇論說而別爲之說云

秦三十六郡說

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自劉宋至今郡名離合言各殊異非考之不博說之不精度或未別史漢所書通辨其分置也裴駟曰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

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爲三十六郡杜君卿王伯厚胡身之皆主之主之者以續漢書郡國志丹陽郡下劉昭注曰秦鄣郡又不從漢書別去內史也夫鄣非秦置劉原父嘗辨之嘉定錢詹事又定爲楚漢間所立用譏裴爲譌曰凡言三十六郡當從漢書地理志所列或詰以南海桂林象郡置於始皇三十三年非初并天下時則曰太史公所書蓋合其前後所置而言不專於是年也又南越傳秦時已併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

與越雜處十三歲其云十三歲者據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數之也王翦傳亦先言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而後言二十六年秦盡平天下依此二文則二十六年分三十六郡正當有南海三郡矣而三十三年復書者則以王翦南征雖置郡邑但因其君長治之如後世羈縻州類至是年始使尉屠睢略取置官長比內郡是以東越傳亦云以其地爲閩中郡而不書於紀者此也然太史公秦本紀曰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爲三十六郡始皇紀曰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其言極明確有本末則必自惠文王始攻定

諸侯郡邑或置或因與始皇所滅而置者是年實有是郡而分之書諸於紀非逆數其後置者且又惡能決其後置者必三郡乎苟決之是三十六郡爲太史公所分非始皇也南越東越傳誠有是言矣然皆曰秦時已并天下卽因其君長治之度已在二十六年後且自二十七年至二世二年固已十三歲矣而任囂語趙佗已云項羽劉季是明在二年初也又紀二十五年但云王翦平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其傳則止云南征亦不云置三郡而下言秦盡平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蓋統論其父子皆先後攻破六國非盡屬此且征百越武未

從也而南海三郡卽後置官吏比內郡其先則與閩中郡同若皆數之是年已有三十七郡必待置官吏數之是年仍闕三郡又黔中郡置於昭襄王明見秦紀楚世家與六國表而漢書地理志武陵郡下實闕焉則從漢書亦閒遺脫桐城姚刑部陽湖洪氏亮吉皆駁之刑部曰史記紀秦昭襄王置黔中郡陳涉世家云比至陳陳守令皆不在則有陳郡丁疾等圍東海守慶於郟則有郟郡項羽紀趙將司馬昂定河內田安下濟北數城則有河內濟北郡至於鄆東陽膠東膠西博陽城陽衡山諸郡或秦或楚漢置舉未可知而推三十六郡惟南海

等必不當數洪氏曰考地理志丹陽郡下班注云故鄣郡而劉昭注司馬彪郡國志則明言丹陽郡卽秦鄣郡且於故鄣縣下注秦鄣郡所治以迄圖經吳地志無不然而以秦無鄣郡則劉敞之妄矣又曰黔中郡見史記楚世家鄣郡見漢書高祖紀而魏收地形志亦云鄣郡秦置漢高改爲東海郡御覽引地道紀海州東海郡秦爲薛郡地後分薛爲鄣漢改鄣爲東海郡水經注沂水下鄣故國也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爲鄣郡漢高帝二年更從今名是秦有鄣郡之明證援據率綜覈雖然陳是縣非郡索隱已辨之餘非秦置志傳可攷鄣郡是也而

鄣之所以爲東海說皆未達若鄣非秦郡原父說誠迂曲而劉昭注亦微誤韋昭曰鄣郡今故鄣縣也後郡徙丹陽轉以爲縣故謂之故鄣也其言鄣與郡治同而皆不及秦韋孫吳人不應不詳審於梁而漢志凡止言故者若故淮南故趙故梁故東海故鄣郡之類皆屬漢初所立義可考覈非錢氏窾言故說秦郡不當數鄣而二家皆不數南海三郡則與錢唐梁氏玉繩之說同梁氏以爲裴數鄣郡誤也史漢諸侯王表序云漢獨有三河等與內史十五郡則秦郡亦不當別去內史其數內史是也水經注薊縣下云秦滅燕以爲廣陽郡漢高帝封

盧縮爲燕國是秦有廣陽當去鄣益此諸家之說梁氏爲最精博矣而竊有疑者秦有郡無國故尊內史與郡別漢初則天子諸侯所都皆曰內史故與郡埒制不同也孟堅地理志後又明言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京兆尹等下注獨曰故秦內史不稱爲郡且太史公所云分天下者是分其所得諸侯地非分其故有秦也郡置守尉監此曰內史官復不同梁更數之異矣由是言之從裴氏之說去鄣與內史則止三十四郡從洪氏梁氏則皆三十五然則曷從乎曰洪梁之說近之攷秦滅燕在二十五年而攻取薊城殺太子丹則事

前三年不容不先置郡是水經注所云廣陽者可信鄣之爲郡不獨見魏志等書陳涉世家云丁疾等圍東海守與鄣涉初起事守必秦置始皇時不聞有東海郡鄣爲楚地秦旣滅楚斷不虛其地是始皇必名爲鄣至二世而更之旣破復立仍其後名班氏遂以爲高祖置然應劭則已明言秦鄣郡矣若是則去裴所云鄣與內史益以鄣與廣陽三十六郡無不足焉故曰度或未別史漢所書而通辨其分置也或曰如子言則全氏祖望所數楚郡非乎又漢志果遺脫晉志稱四十郡信乎曰全氏攷項羽九郡求其地而不足用數楚郡不知楚郡已

分爲長沙九江會稽秦又諱楚也黔中等郡俱見傳記有始末可攷不可謂漢志皆具焉始皇初并天下止三十六郡自是置閩中等固四十也晉志誤者特數內史與鄣也叔重應劭高誘皇甫謐諸賢凡言三十六者蓋從其朔以著秦改郡縣之始非言其郡止是也錢氏必欲合南海三郡引以爲證果從漢志餘不足徵而黔中一郡雖辨者不能去也不能去則列之固與漢志參錯不合矣

釋柿

說文木部柿赤實果从木弟聲鉏里切柿木札樸也从

木市聲陳楚謂櫝爲柿芳吠切玉篇廣韻皆然今遂以柿爲木果字余按木果之字若从弟聲則無鉏里切音若从是音則走部越月部肺竹部第禾部秭疾部疝見部覩水部沛女部姊金部鈔皆不當有資與濟齒只齊等聲以余考之說文朝市之市草木盛之市鞞鞞之市篆書殊體至隸楷則皆溷而爲一惟識音義莫辨其形然以說文形聲別之條理皆具雖音訓傳寫微淆多可類別說文之字多母子孳生有母以統其部居亦有自他部省者他部之子卽爲母不別立部首而一部之字散見各部則又以其形聲相生各从其形隸之而音之

轉義之通凡字之假借皆可于母求之此不待徧引證也鞞鞞之市其子爲輪而輪亦从韋許君曰市者鞞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蓋上古多衣革故字多从韋其子僅此而詩召南曹風之蔽芾赤芾卽是字轉音正義也若牛部之牯彡部之迺月部之肺邑部之邨於部之旆心部之忖水部之沛魚部之鮪手部之拈酉部之酹木部之柿則皆从草木盛之市而木果之柿則从朝市之市得聲與二部音義俱別自爲冂部市之子原二字所由舛者柿與柿其形易淆流俗不知遂誤柿爲柿而篆書市與巾形又相近復誤柿爲柿大徐不辨曰

以沿譌抑知木之從巾爲十四篇本無之字哉柿旣誤柿世更誤削木之柿爲柿漢書諸傳凡云肺附肺閒謬肺而詩桑柔自有肺腸釋文肺本作茀茀與肺易亂俗儒瞽瞍繆附古義謂肺可通茀遂以周禮大司寇文肺石爲茀石糾紛錯亂莫可究詰而其譌則皆啟于本無之柿字然漢書諸傳所云肺附則非柿之譌文顏師古田蚡傳注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其前解劉向傳說亦相似夫肺附于心與柿附于木其義同也古書文字凡音義同者輒可假借是云肺附蓋假肺爲柿猶詩陳風

其葉肺肺假肺爲草木盛之市也師古訓解明確而不
悟肺爲柿假不申此義張守節史記田蚡列傳正義遂
譏其疎謬又疑傳文作腑曰附者爲師古所改別引難
經等說以証肺爲金藏說田蚡爲相若人之肺知陰陽
順逆詞頗平正而義率乖離師古兩述舊解皆云肺附
爲肝肺相附著是其所見漢書多作附不作腑若作腑
則義甚明白易曉又何必爲是繁曲言耶且史記文果
作腑同爲蚡傳師古豈竟懵不知援引考辨容史記肺
腑之腑轉是流俗書本不知肺爲柿假因以附爲難通
妄易也胡身之通鑑漢紀注云謂史若從肺附則顏說

爲是若从肺腑則依正義今以兩書通之是身之亦偶
蒙假借及史文改易而爲是逃難無決擇詞也由是言
之說文本無柿字以形體相涉而淆一誤爲柿再誤爲
柿又轉轉誤肺與肺字書經史遂至糅雜則字例形聲
惡可不研極哉

釋肇

說文戈部肇上諱臣鉉等曰後漢和帝名也案李舟切
韻云擊也从戈犀聲直小切支部肇擊也从支肇省聲
治小切段若膺訓肇云李賢引伏無忌古今注曰肇之
字曰始音兆許慎說文肇音大小反上諱也伏許竝漢

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玉裁按古有肇無肇从戈之肇漢碑或从殳俗乃从攴作肇而淺人以竄入許書攴部中玉篇曰肇俗肇字五經文字戈部曰肇作肇訛廣韻有肇無肇伏侯作古今注時斷無从攴之肇李賢注後漢書亦斷不至認肇肇爲二字蓋伏侯作犀與許作肇不同和帝命名之義取始犀者始開也引申爲凡始故伏云諱犀而易之之字作始實則漢人犀字不行祇用肇字訓始如詩生民傳夏小正傳可證外間所諱者肇也故許云諱肇此則伏許不同之由章懷之所疑而今日後漢書正文作肇譌也李舟切韻云肇擊

也其字从戈犀聲形音義皆合直小切許諱其字故不爲之解今經典肇字俗譌从攴不可不正攴部妄竄之肇今已芟去余謂段氏之說辯矣然竊有疑者肇有敏謀長正兆始數義其訓敏謀與長者爾雅釋詁釋言詩江漢肇敏戎公傳而釋文引韓詩作長是也其訓正則齊語搏本肇末詩烈祖肇域疏訓兆則詩生民烈祖箋與禮表記作后稷兆祀是也至訓始則不獨詩生民傳夏小正傳二書爾雅釋詁書舜典肇十有二州酒誥肇國肇牽車牛詩維清肇禋傳小毖肇允彼桃蟲箋離騷肇錫余以嘉名太元元規惟天肇降生民素問天元紀

大論肇基化元注凡見諸書訓解者皆是以故其言後漢伏許及玉篇廣韻通訓爲始長者無論若爾雅書詩傳則皆在西京是漢時率以肇爲始且段氏旣云漢人犀字不行外間者所諱者肇也又安知伏侯不書爲肇而必書其得聲之犀耶然旣書爲肇則與許君同李賢又何爲致疑其別有所據余意肇肇二字漢時已淆許君著書所云解謬誤者此也伏侯所書當是肇非肇因與許殊攷肇从犀得聲自有始義从戈亦可訓擊然非正義也戈爲五兵長易離作戈兵是也或始義兼此至肇從攴爲肇省乃專訓擊義从形轉古訓皆然是古有

二字明矣伏氏文則爲肇而義則从肇非書爲犀也許氏凡上諱都不訓解以易之之字旣明而攴部肇訓爲擊其義益顯何以明之經傳字書凡訓肇義者六皆不言擊至李舟切韻方有擊解許君時尙無是義也又肇下云擊者是徐氏所引从戈當是从攴或李舟以解攴部肇字而徐誤隸于戈部也顧黃門以肇爲肇俗者見相傳肇無擊義疑肇爲重出不悟肇从肇省其訓擊者自从其部非卽肇也五經文字用襲其譌段氏遂援以刪攴部肇字夫十四篇各部中輾轉省聲者多矣豈可謂凡省聲者多是俗字則攴部攴从人水省聲亦可謂

攸爲水部休之俗字并去之乎又後漢書諸本皆作大
可反段氏欲申已說改爲大小反而無所本轉云李舟
切韻云肇擊也其字从戈犀聲形音義皆合直小切抑
知大可或大小之誤从支犀乃有兆聲而唐以前肇無
擊義直是大徐以李舟音訓肇者誤隸也丁度集韻三
十二皓肇云杜皓反音道擊也肇同謀也始也三十小
直紹切音趙義竝同宋時二字音雖溷而肇無擊訓明
矣

江西南城縣志序代

南城漢以後屬臨川郡臨川郡今撫州是也隋與唐皆

屬撫州宋爲建昌軍而其初則西漢時分豫章南竟立
爲縣以其在郡城南故曰南城邑立既久凡其沿革析
置之由以及山川人物瑰異奇傑之迹頗見於前漢書
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及他史書元和郡縣志太平御
覽太平寰宇記諸書宋紹興時知軍事胡舜舉始屬童
宗說作盱江志自是之後志凡兩作於宋三修於明宋
三志俱燬於元末而明志又多散失弗全康熙十一年
曹君養恆蒞是邑復輯爲成書乾隆間仁和范君治安
又卽前令趙君所修曹志未成者去譌補遺著爲十志
於是邑志統紀頗具今去范志時又七十餘年矣其間

雖稍增益然佚者甚夥往歲邑令松君張君及邑人博聞者相纂爲書削其冗沓條其節目精博簡要視舊志爲加密然後數十年志所宜述者不復慮或廢墜夫郡邑之志不過輿地圖經人物風土記錄而已然列其田賦疆域戶口水泉物產之盈縮利病形勢更易與夫人士之賢俊他遺聞可爲勸懲者又聞可與歷代史書相參攷南城當東南上游土田沃衍文物休耀氣節忠孝詞章經術之美若宋時李泰伯傅子淵饒朝弼前明夏于中羅近溪圭溪諸公元代高黃二孝子率有盛名於世昔朱子作是邑進士題名記東坪義倉記旣歎才士

之眾又歎予乎吳氏之義而圭峯後嘗譏邑華侈如京洛不類南方山澤中近溪亦以居處服食之盛風水之尙嬉游無節婚娶論財爲深憂豈其風俗之醇茂樸質或稍不逮於古乎然則邑士賢者觀夫昔人之嘉言懿行而深思羅氏之所譏朱子之所由美則此志重有益於南城者豈僅紀事不失實語無滲漏已乎志修於去年二月成於今年某月遠以書屬序於余余嘉諸君之知所務焉爲著其始末如此云道光五年月日

凌子昇禮論序

昔先王之制禮也器數名物其見於儀行者雖極尊卑

豐殺之不同然皆以壹人情性而成其德也至於凶禮衰麻哭泣之度正義從報之服今列於喪服經者則尤先王精義之學焉是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等也其次則有絕與降矣出降厭降旣以正其統而辨其等周道貴貴而大夫又有尊降之服貴同又有不降之文先王豈好爲是煩數哉誠以悲慟倉遽之中而使其孝弟忠信之情貴賤親疎之節秩然其無踰則夫激詭放達以及僭越媮薄貳隆過情之舉世人作於無由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是故教成而德厚焉矧夫禮之達於幽明而殺於上下者乎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

者也又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由是言之知哀而不知敬知敬而不知文猶未爲善居喪而苟仁惑於重輕藝蒙於損益則不特無以窺先王服紀之原卽功總正殤之末其奧義微文或往往淆其差別焉昔子夏嘗爲喪服作傳迨漢馬鄭之徒說益精博其後學者亦多緣比經義以正朝廷宮掖節文之嫌微得失自治此經者浸鮮於是論議閒不決朱子大儒其紹熙議禮亦以父在孫爲祖後之制淡服康成惜其通解未成喪祭二門李氏集釋又多襲疏文元明敖郝二家則率隨文苟說而郝氏說尤乖繆近世學頗繁雜而甚者且引他書改

經或移傳爲經騁其智辨其言旣糾紛寡要用徒摺擊先儒則其學術之偏誠不能無惑者焉余友江都凌君子昇性質厚好學少通公羊家言嘗爲其禮說禮疏十餘卷後尤殫心服術於是因前人論禮偶舛與他立異攻康成者原本此經博考古書史傳鉤校浩蹟異同統疏條列正所由訛復成禮論百餘首其善者率明確可資取辯駁夫通服制義例正變務識其大者審於文質以會事禮精微豈獨子昇未逮然洞其奧窔廓爲坦夷引伸古義用郭郭鄭氏余向謂子昇篤慎庶幾馬昭公彥之儔則後世必有信余爲知言者矣余嘗綜覈是經頗思有撰著旣屢輟不就又學識淺滯不堪艱苦甚有愧子昇所謂不能無惑於重輕無蒙於損益者也然輒較正其文則子昇學之邃論之正竊以爲知之獨深故序以發其端使治是學者有述焉

胡氏繹志序

繹志十九卷六十一篇爲文數十萬言竟陵胡先生石莊所述也竟陵今爲天門縣先生名承諾明崇禎間舉于鄉 國初一謁選吏部以老疾辭歸閉戶六年始成是書先生之學達于身心倫紀禮樂刑政陰陽五行吉凶悔吝之幾及古昔治亂賢奸用舍世事情僞所以隆

替起伏者故其言質而不竅博而知要反復而切至條
疏而亮直欲以正人心道術頗汎濫于諸子百家而折
衷于聖人者也其本末始終多見自敘于其時天門尹
李君念慈敘中當先生之成是書也不惑于毀譽不憂
于堙鬱晝夜孜孜務窮盡其所蓄抑可謂信道篤而知
體要者矣夫晚周至今材智蠶起學術益歧其初莫不
殫利精力紛著書講說代積雖遠而言議明通道藝術
遂不舛馳于先生不過數家者何哉古人之于學也其
修于身者仁孝忠誠德業著矣而天人之間盈虛消息
之理所以殺于性命而施于刑德者不探其精微道猶

未至也名物度數制作之中聖賢之微文要義所以統
于奧蹟而列于蕃變者不窮其損益因造知猶未致也
德成于身而道貫于中然無堅固之守負卓之見辨論
鉅細雖當于理勢有亢厲倣詭之言而無淡造自得從
容中道之實君子猶慮其學之未正識之未峻是以又
在乎詞之粹焉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
拔者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言其學之正識之峻
詞之粹也學識之不明爭名之心競襲性理之虛言昧
問學之閔廓不權時勢不求典禮祖尙膚未其弊至于
迂陋矜誕矯其失者徒沾沾攷校于古書傳記同異得

失義利之不辨氣節之不修材器蒙隳而人士益卑靡無用凡此非僅侈于爲人不知守約之過也故余以爲自前明來書之精博有益于理道名實決可見諸施設者惟顧氏日知錄與先生是書爲魁傑而惜乎是書晚出知之者鮮卽知矣尊信者不易顧其言不可一日不昭焯于天下也余初欲少刪其繁近益恢其端濶博大旣不果然卒亦何損其盛美武進李先生申耆前得是書而重之後幾遺佚去年用亟謀于婁東顧君竹泉刻于江陰以余亦尊信是書命少疏列其指意余學識顛固痺隘罔克測豪末所以惓惓樂道者紬繹旣久頗恨不獲親質于賢碩又欲附是書使名見于後世云道光十七年正月己卯朔十九日丁酉寶山毛嶽生譔

惜抱軒書錄序

學術之衰久矣自學者不務知類通達而惟攷辨於古書傳記以矯宋儒之失職業益以不修而材識亦日蒙錮夫宋儒患學者不知德性之尊放達矜肆訖以頽亡其賢者又多溺於文辭章句于是深求性道誠敬之旨以治其躬而救其弊其意亦未嘗廢學也竊其說者多疏陋迂執譎誑鬼瑣之輩託以自尊陰以濟其伎刻而文其不學之鄙學術于以大壞百餘年來鉅材碩學盡

發其矯誣妄作之病由是古昔書傳微文奧旨以及數
度名物雖極隱伏埋塞幾絕多錯綜異同條其義類他
攷覈亦率精確可觀蓋自元明至今未有若斯盛焉然
其流失至於穿鑿膠合破碎繳繞豪髮膚末之事往往
辯論至數千百言曩之善者其於德業通變政理得失
都不增損何況攻訐參商言行激詭遷隨視一時之喜
怒毀譽以爲趨向哉由是言之不可以考古之失追咎
漢世諸儒而可以襲宋儒之說而悖者并以責昔之君
子也雖然君子之學有本焉有末焉未有本盛而末不
修者矣亦未有末之修而轉摧其本者矣誠通曉乎理

道博聞強識凡所論著達其是非利病正僞之自文或
奧蹟舛錯闕疑詳說而俱有明通之識體用之意庶幾
求免於不知而作者此或孔子一貫之道歟易曰君子
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蓋古人養之于小學之時
以成其瑰偉瓌異之材其道固如斯也桐城姚先生惜
抱篤行懋學軌以程朱爲海內大賢文章議論浩博堅
整而畢出淡醇先生嘗云學問之事有義理攷證詞章
三者世必有豪傑之士兼收其美若先生者可謂具得
其要領者也然先生性尤謙約平生誨人輒以爭名爲
戒原先生之意爭名習勝則始尙許鄭而薄程朱後且

有舍許鄭而更求其勝者智足以伸其辯學足以充其識雖非荒言曲說盡棄傳注而新奇怪僻之義與使人益惶惑失守至爲心術之害此不可不慎者也當乾隆閒攷證之學尤盛凡自天文輿地書數訓詁之學皆備先生邃識綜貫諸儒多服而終不與附和駁難惟從容以道自守而已時紀文達爲四庫全書館總纂官先生與分纂文達天資高記誦博尤不喜宋儒始大興朱學士筠以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古書皆世闕佚表請官校理且言所以搜輯者及是遺書畢出纂修者益事繁雜詆訕宋元來諸儒講述極庫隘謬盭可盡廢

先生頗與辨白世雖異同亦終無以屈先生文達特時損益其所上序論令與他篇體制類焉先生以旣見采用置弗編次然其書實無害爲私家著錄也嗚呼先生淡造於道德文學浩博淡醇其可師表後世者固不獨此也而觀所序論卽非經史制度之大者言淡而不隱理當而不苛去煩重著體要粹然有劉子政曾子固之風豈非示天下後世以醇儒之學所遇無鉅細而發見無不然乎先生之從孫金壇令石甫器識宏傑文尤雄駿奇變在所明肅慈惠不苟然則先生所示爲醇儒之學者石甫必益恢大其傳緒焉矣書錄凡四卷文八十

八首往與武進李申耆先生斟正誤脫石甫今爲刻附先生集後嶽生嘗學於先生石甫又不棄顓固詩不云乎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矧親承言議哉輒僭述所聞著于篇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六日戊寅寶山弟子毛嶽生謹識

地理韻編今釋序

自漢書有地理志條列郡縣因革建置歷代從之於是輿地之學遂爲專家唐宋至今纂述益廣然其畧域名號合并析易或閒廢闕晉魏後復有僞置鎮堡羈縻諸名紛紜參錯代有罷立苟非由今日以推諸古昔明其

地之遠近名之同異人士且南朔之不辨奚以達其形勢利病之得失緩急哉武進李先生申耆學術閎遠慨學者於輿地之學多昧古今而諸家之書或過繁蹟而失統紀嘗縱橫爲圖自沙漠以迄島嶼以水道緯其經界以極度準其里差率明簡有法復取諸史郡縣分隸韻書以今爲本推諸前代或地名皆同或同地異名或同名異地與今昔增損有無殊異皆列其疆域廣袤所在至其字爲韻書所無者則以古音讀與今方言次於其部不出戶庭而時代之遷嬗裔徼之荒遼源流具在其絕舛馳何如哉夫古之儒者其於問學多闢險阻而

務以其簡易者道人記所云成物也則以極天下之噴者是矣道光十七年四月戊申朔越七日

練伯穎後漢書公卿表序

自太史公仿周譜作表孟堅仍之其後伏無忌黃景延篤等多作表弗傳史亦皆闕歐陽永叔修唐書始復爲之義法益備自是率增損立矣原表所由作者一代制度政刑世系歲月宗親臣工事狀爵邑拜免除襲紀志傳或書或不書者多錯綜列之既可參攷而紀志傳文之繁簡詳略乃益合體要豈故區分條比爲哉范蔚宗後漢書其初作時本無表宋熊廣居用攷錄全書與三

國志司馬紹統志效前書爲表十卷雖頗譌脫而鉤貫羅絡亦率有條理嘉定錢晦之先生嫌其舛雜疎隘復博稽山經地志金石傳記別爲諸表正訛補闕加精密矣然廣居創始之功不可沒焉連平練伯穎行愨而志清學勤而質敏自年十二三時已涉獵諸經三史能文性喜攷辨尤達官制嘗譔明諡法攷後漢書注刊誤復補爲是書公卿表方伯穎作時實未見熊錢與萬季野諸書而序說明贍多合年甫十八遽卒悲夫嗚呼誠竭其閎傑之材加以歲月充以學識其纂述可量哉然錢氏譏廣居百官表并載長樂衛尉太子太傅少傅大長

秋司隸校尉等爲不明官制其說信矣而其所作表乃舍司隸校尉而列河南尹何也司隸校尉本武帝置後罷其兵成帝又省哀帝復置則屬大司空扶風本主爵都尉與京兆馮翊爲三輔皆無所屬故孟堅有所去取焉至東京則司隸校尉威權重矣而河南尹等七郡又皆其所部且前書表名百官公卿廣居名百官其列京兆尹等與司隸校尉河南尹可也錢氏則名公卿尤不當舍司隸校尉而列河南尹也伯穎此表不列大將軍以不常置旣置復罷不知大將軍在東京時爲五府表所不當列者雜號也此則伯穎疏耳至列司隸校尉不

列河南尹則其綜貫知審覈不可以年少易焉嗟乎學術之通達難也務賅博者說或駁雜近矯其弊壹出於單庸浮薄豈爲知本末哉余旣悲伯穎負鉅材未成又嘉其深造有遠識長樂溫伊初已爲是表序迺別爲論次以發其旨云道光十八年八月十四日癸未寶山毛嶽生撰

諸敦夫論語述序

昔爲論語學者三家自何晏集解皇侃義疏出而三家之說多不能辨自邢疏出而皇侃之說微自朱子集注出而何晏三家之書寢廢邢疏多本皇書加以簡略朱

子則惟發明理道不甚沾沾於訓詁而後之駁難朱子者務推校于名物制度聲音器數之繁曠奧博抑可謂不達其本矣然朱子所輯閒用古訓而于名物制度聲音器數亦淡服漢魏諸儒嘗戒學者先涉其流而後用力於此夫豈以通經術謂可置是哉余友嘉定諸君敦夫德器學識亮達閎整而生平尤研窮者論語一書凡齊魯古文馬鄭之說可別與補者經史傳記百家之言義可通者古注之精確觝滯及駁集注之是非得失皆爲條疏類達不襲性命之虛言陰以釋氏傳於洛閩不尙穿鑿之私智詭以曲說廁于漢唐用心明慎有不愧

金仁山史文璣所述者豈非疏纂之景鉅者哉嗚呼聖人之書穹博如天地夫豈易探索而爲輿地推步之學者古今不廢焉敦夫爲是書凡五易藁余亦三爲刪定敦夫學之勤博余誠材下不逮而言少繁近余何能辭其顛固哉敦夫名仁煦以副貢生選爲安徽潁州府太和縣教諭行刻是書於官舍而屬余序之敦夫先德與先大父友而敦夫自壯至老尤與余淡相知余固樂爲之盡云

黃潛夫古今歲朔實考校補序

古者聖哲測日景以定歲實而後有氣日法測合辰以

定朔實而後有朔日法有氣日朔日法則有氣盈朔虛而後有閏法是故日法四分章歲十九測數闕濶圍範造化自黃帝迄周莫或改易然歲實小餘實不及四分之一而日行躔度歲又微弱初不之覺積久成鉅春秋季年遂至氣朔俱差三統首變古法其齊日月氣分至矣久旣不免疏闊而四分則仍古厯失亦同者則以漢時不明歲差合歲周天周爲一三統又定冬至必在牽牛四分雖改斗度餘分終強失皆後天乾象則又損之太過失復先天自是氣朔後天則議損先天則議益強弱互變寢或不正然自祖冲之立歲差術諸家多襲用

之歲數卽殊其爲天自爲天歲自爲歲一焉而氣朔輒不能無先後者諸家治厯雖由實測多溯厯元又往往先立日法積年旣有遠近日法復有畸數求合厯元不能不遷就實測日法有畸諸法皆然參差微積始密終疏未久輒改其勢然也由是言之去荒渺之積年憑實測以定氣應立歲差之準度用定氣以步交食百年消長則歲實天周互有增減上推下考用求密合信莫善于授時者也夫天道悠遠厯歲始悟授時卽創述負絕抑亦次比諸術鈎校精覈夫然故歲朔實至今且五百餘年行分忽微不甚相出入也婺源戴東原庶吉士嘉

定錢先生少詹事知麻法之明首重氣朔氣朔強弱遞由考驗古有是術而無專書迺自三統以下條列餘分又以一行萬分通率統較未密平以萬萬窮其杪忽分纂爲古今歲朔實考立術精爲法簡年越二千數踰萬億不假儀器悉達經緯欲闕演誤此其準矣往者陳君恬生得其書於詹事家中間爲校注余亦頗爲訓說苦數遠遊弗就潛夫嘗與陳君習算又粗問麻法于予性識開敏洞貫形數凡錢氏補戴書未具與所誤闕者廣考增入又作序目正其舛置諸術隱蹟斗分調日進退加減博爲疏明至盈縮遲疾之差發斂朏朧之微消息

陰陽殺于治忽庶幾不愧通儒而惜其遽以疾歿也潛夫旣亾之明年予從其家搜得是書歎其淵眇因屬江陰宋冕之考正寫定嗚呼予之衰庸不獨學業不專術數茫昧爲可歎也同時通術數者無過李尙之董方立二家旣皆亾潛夫復繼之予雖欲少窮天人之奧其孰時從研幾講習哉書凡二卷都一百二十二條歲實考中錢詹事補者四潛夫十二朔實考中潛夫補者十八冕之一潛夫著書喜多引余言余間刪棄非要冕之名景昌學行淳明淡思善算行度越諸賢其校是書尤精審焉道光十九年二月丁卯朔

黃潛夫文錄序

嗚呼徂謝之戚賢哲不免而自古瓌瑋奇特憂患天闕不獲正命者多矣矧潛夫處安豫立名聲年幾四十文行已亮焯如是耶然潛夫少極聰敏沈篤爲學尤明銳凡問學中之義閎數奧法博術繁可以治身心達理勢佐利濟者旣皆具矣而昔之儒先因經術之修推制作之原極於陰陽剛柔用消息乎性術典禮之精予益以冀之今潛夫亾矣其孰繼而研幾者也始予少時歲遠游歸則潛夫必畱主其家窮日夜論說往復旣出則戚戚然以感數數然以問潛夫於學篤信予說世莫有過

者今予雖日言之而信之者誰也且夫堅實者無耀淵塞者無音無耀無音匪闢奚成易曰朋來無咎以雷在地下非雉莫聞其震也學至窮理非友莫觀其微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伏冥晦思麗澤懼德業之將墮而悲君子之不克見焉嗚乎余之衰懦憤替無良友高朗之助其克奮厲鑽研粗聞道要不也曠墜者不終堙耶此所以流涕太息而深自感悼者也潛夫旣歿之明年其尊親子仁翁盡錄其文章屬予叙論之見其辨識溫偉益信其德器之粹而慨其年命之促用別其類爲六卷定爲文若干首他有撰述附諸後至其世系言行

則俟其寔誌焉

陶雲汀中丞文集序代

古文章盛者其人非徒求於文焉其才德充於內而學與識又擴於外由是假之於辭是故其言雖華實不同然率導源於六藝百家經緯於密勿錯綜於艱鉅明乎休咎庶徵天人相與之故其才德學識皆可見諸實用非第恢奇侈語而已瓌偉貞亮之士不世出而學者又以明體達用之學為不通於文詞於是文既卑靡而人才亦復頽廢安化陶雲汀中丞才德學識固所謂充於內而擴於外者也又日思以其所蓄見於施設故其文

章雄傑勁直淵雅疏達自名物度數輿地族系及他辨駁經史既皆參覈精邃度越世彥而於論世事之利病得失詞質而理通謀贍而思當開敏堅決尤有古昔名臣之風孔子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曰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然則公之功名績烈駿偉丕耀雖由知遇使然亦公文章之盛皆可見諸實用故也公官翰林御史有聲出為監司惠威益昭道光二年公官安徽巡撫時霖雨為災江水暴溢漂沒田廬不可勝計而數郡之民晏處如平時及移節江蘇適淮洩不能達河漕運阻塞公復以數百萬石之粟由

海道輸之天津視渤海若唐塗從容談議為 國家開
 百世之利人多服公臨事制宜慎密任重而歎公經濟
 之遠抑知固公向所蓄積哉某讀公之文每言王制於
 瘠聳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至於孤獨鰥
 寡皆有常餼因思急有以食之又言東南之漕由大江
 入瓜口絕淮度黃經運河以達通州設一旦遇大災沴
 河且壅潰過糧艘不行其患豈獨河也禹貢揚州曰沿
 於江海此海運也盛言海運可行論多切至洞達迺益
 信公嘉謨遠猷今所以宣之者非偶然也昔范文正公
 嘗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其後終身建白不越此言而蘇

文忠論國事利害其緩急多決於數十年前然則公益
 峻大其文章之所至而已某官湖南按察使時嘗讀公
 詩歎為奇崛迨官兩淮鹽政公閒以公務往來揚州因
 得盡窺公所著某衰病耗竭望實遠愧於公然自少喜
 治文章頗自謂識其體要既雅知公又重公德業之懋
 且辱命為之序用書其大略如此俾世之讀公文者知
 所忻慕焉

黃霽青詩集序

嘉善黃霽青先生由翰林出守江西廣信之明年政簡
 多暇日迺盡編刻其前後所作詩得數百餘首而屬余

爲序余嘗謂天下學問自六藝外其他諸子百家數術方技之言派紛流異巨細不一而莫不有所謂道焉苟治之則必浸益以至其域雖於德業粹美景博不增豪末然於此事則克盡矣至於詩則又本於性情之微而極於風雅正變之義或學術不至淵深穿貫時有得於景象之雄偉超忽峻險邃曲曠邈冲夷覃其思慮感物以言雖故瑰異其詞幽約其旨其有合於詩之道者不也當漢之盛時材知林立文學之士競作詞賦宜無當於政治然史臣紀述輒錄其瓌麗奇變之篇以爲焜耀及其攷郡國山川分域之異民生奢儉貞淫剛柔緩急

之殊又多推本於詩反復於其風俗所自而後世賢哲其工於詩者或率賦頌比興之體攄其風諭哀樂之旨慨然正其得失廢興之迹則詩之爲道信非淺薄夸耀聯緝剽竊苟作然也先生少時文詞已傑出於世比長入承明之廬乘使者之車綜博聞見陶冶典籍而詩益苞并名物鑱刻隱隙勁直幽峭激澹夷懌高翔疾騁不越規範而峯然以立且夫性情之發古今湮厄放廢之士述其田野邱壑所遭或有至其極者至於詠歌嗟歎致其行役之思感夫賢豪窮達離合與昔人之所由盛衰志意負絕而出於閎濶苟非魁偉奇傑之士曷由

至焉先生之詩蓋不知其與古作者如何然視余向所謂合於道者則庶幾矣余禱味無所知曉困躓耗竭不足盡先生之美而先生又少得高第仕方顯達不難得烜赫有聲工文章者爲之序迺不炫耀屈於盲瞽樂取人善意非偶然詩不云乎無德不報無言不讎輒爲條其指意著之於篇詩凡若干卷始於某年至於今歲後有所作別爲一集其使黔諸作往已刻於京師今復編次亦以紀其歲月云嘉慶二十五年八月日寶山毛嶽生序

是程堂二集詩敘

古今文章之弊至於閹幽柔靡浮薄破碎而極矣而矯其弊者雄傑瑰麗奧曲之流弼其外而隘其中豐其末而銳其本才力奇縱動數百言視古賢若不足踰越者然其失也繁博寡要虛憍不實雖無向者之弊而卒不能自達其性情學術通於古人之精微厚積而博發也錢唐屠潛園先生少以詩名於吳越繼大著於四方嘗刻其初集十卷於儀徵續又刻其二集四卷并自爲敘以述其指譬諸寫形者之求工愈變而愈得其真誠淡通夫古人之精微而大懼其流弊之日下者夫學問該洽之士或窒於爲詩而工於詩者又多假託於古人而

自背於大雅風人遺旨吾慮其晦昧而熄矣自漢以來
鉅才代出文章益著派別愈歧而其卓然成者詞采意
旨隆薄正變縱有細大之分然皆卽其運命時日之歡
哀憂愉託而爲言絕無有剽竊其形似者前明諸公喜
爲雄偉高邁之詞當其合時雅健沈鬱激烈慷慨或託
意曠遠而吐辭淵雅幾至唐賢有莫能加者然後人輒
不滿意其詩豈非不能自達其性情學術而失其真乎
先生爲詩初不屑規撫於諸家而轉益掇諸家之美以
故質而不華淡而不隱堅博而微至自達其性情學術
凡奇變如風雨雷霆之驟至而皆出以元虛澁逸使人

忘其艱辛勞苦而夷然愀然往復感歎於不容已易曰
脩詞立其誠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信非古人不易
知也夫物之貴賤攸殊而人士嗜好且有乖迕如火水
者以穀帛視金玉則穀帛賤矣然人日用所急者奚穀
帛之重哉人生功名富貴聲色飲食及他贍生之物烜
耀而麗美世且有徇性命而求之而巖穴之士有終生
布衣疏食自放於山顛水涯豪髮不一動心何哉由此
觀之則先生詩之澁造而合於古者非可臆測而淺慮
也先生初居翰林有聲後官江南循惠著聞
天子賢其政卽家起爲江西九江太守病不果行然益

欲然不自足嶽生少以文受知於先生爲薦於主司而不售時時歎賞其才憫其困阨思濟其窮又屢命有所撰著皆越數年不報顧終不以爲咎且先生及門內居館職部曹外爲牧令著時望者十餘人而獨眷眷於庸闇否塞如嶽生者然則先生之心坦白冲厚不以榮悴易視凡詩所由直達其性情學術而益真者後之君子又可因是以得其概矣道光三年三月望日寶山毛嶽生序

蔣子浚西澗集序

詩以道性情其體不越風賦比興雅頌而雄淡偉麗奇

奧淳邈之音間作然其詞旨至工且善者博外約內極於性術又庶幾於道之淵沈簡易者也僞者爲之剽竊其體諧比其聲冒爲古賢義已漸失至於才佻氣僞言厖色晦與夫雕績破碎俚俗之詩興而古人詩之善者乃俱湮沒敗壞其要指鮮有存焉者矣夫古人之於詩非第工焉而已其於家國德刑倫紀興衰得失論頌諷刺皆明乎古今所宜而有憂淡慮遠之思至其情志所動宣憤舒樂則於物象名理變化情僞鑱刻苞并務得其夔元粹白者夫然故剛柔華實之所存使人震發感動胥得其所所以潔己正人之道此詩之可貴也余友襄

平蔣子浚先生器識既敏達明於詩之正變又少長滇南游於秦中山川奇詭輒偉其思而遇久屯塞挫撼頓困故初爲詩率豪放然閒繁殺後益治去易窅以景反利以樸詞耀而不華指助而不譎余嘗論爲奇雅堅質有古人遺風誠竭子浚之才託於秋豪之末而入於無垠之門其或樞機於道之淵沈簡易未可知也而惜其遽以疾亾止於斯焉子浚工書翰喜辨論有學復通佛老實能外形骸一死生而得其清淨微妙者嘗欲逖處於溪山穹谷嶄絕荒遠之地佚樂其性義類所觸多見於篇而卒不能無所惑以增其疾此昔人所以重信道

之篤而以文詞之工爲學之藝也雖然世之材雋名綜貫而能文章者且什伯子浚而詠歌之詞或不能無憾則子浚之不幸而亾又可爲承學之士淡慨者矣武進李先生申者問學浩博而文甚淡醇海內賢者顧獨重其詩爲序論以刊豈過於矜悼哉抑子浚實有可傳不盡余之私譽焉耳詩凡二卷皆昔自定文數首附於後文率簡雅可觀然不苟作僅得此子浚往屢索余序其詩余固不可已然余方窮阨被謗毀爲世俗侮笑恐文不足重子浚取信於人而且累吾子浚也子浚名德宣漢軍正黃旗人其官世治行余嘗表子浚考佐領公墓

又銘其幽皆具云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壬申寶山毛嶽生序

姚石甫文集序

昔之學者所以脩其德業達乎理道刑政之原功烈明鉅不皆勤纂述以文學自任也然文章制作之盛則自漢迄今必皆屬之閎通俊偉不世出之材余友桐城姚君石甫器識淡遠亮確善斷其於古今隆替興壞通塞之理既洞悉緩急又自六藝傳記儒墨兵家陰陽醫藥卜筮之書靡不綜貫為文章善馳騁論辯雄駿通闢浩博知要窮隙摧蔽皆曲中理勢可見諸實用其材洵不

世出者也夫文章衰盛蓋不一世矣言之簡潔瞻雅不剽竊者其視險詖繳繞固有閒矣然條其義類明其體要高下鴻殺之不遺是直沾沾於文也至于習夸大之詞逞刻覈之智反復攷校於經世之務以及今昔制度名物蕃俗詭變之迹文或奧衍瑰異其實乖離析亂究所陳施鮮弗債敗則甚矣文章之害於事也今石甫所以成其器識治於內者皆極醇慤而文之雄駿通闢曲中理勢可見諸實用者如此往往仕閩中因俗任法以威信平其獷悍以誅縱挫其劫殺後在臺灣絕盜賊之根株靖番氓之鬪叛爭戍募之更易凡所設施咸切利害

休復居士集 卷一
今官江南迺一意惠愛濬川瀆亟流冗則以仁恕誠篤之誼輔其剛肅沈敏之資此治行之所由善抑其文之所以盛也石甫於古賢中尤慕賈生王文成二人以其所言攷其所行或庶幾有合矣然以二人之偉抱閎識而皆不免於讒嫉文成又說性道過高學者頗病其後之舛馳至猖狂恣睢則凡論議之立雖巨細隱顯之不同何可不慎其終極哉閎通俊偉之材不易得也而文之適于用者尤寡事勢參錯歲月殊異士之功業學行欲求合于古人知其得不可不防其失也防其失矣乃益以審其通變焉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

遠石甫言行久加乎民見乎遠矣則文之見于實用而胥達于張弛之宜者卒何以異哉道光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庚寅

貴仲符詩集序

代

古者詩以言志而已後世或失其指徒以風賦比興爲工不博求於古昔治亂廢興之迹以及賢不肖舉措論議得失名物度數諸子百家之言取象於目前騁詞於簡末或以雕琢爲工或以虛僞爲豪剽輕浮薄淪於頽靡而一二學者欲矯其失以繁賾爲體幹以險僻爲羽儀賦一物則比類以千言徵一事則穿鑿以萬義憑弔

古人則直書本傳無涉褒譏遊覽山川則徒緝故實致忘景象色晦而氣塞意遁而詞蔓雖詩或華縟樸質之不同要皆使人茫然不知所託則豈徒學者之過抑亦詩之所由昧也儀真貴仲符觀察先生以奇傑豪邁之詞根柢深厚之學無破碎之習有堅剛之實高或爲漢魏雄或爲杜韓言才者失其才言學者失其學則信矣能兼才人學人之長而成爲古作者之詩也夫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沛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則同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然則世

之爲詩者亦求其所以生所以歸而已矣而又奚曉曉於才人學人之分哉某官儀真令時適先生家居旣辱贈詩以爲譽又數上下辨論嘗歎先生學之博才之大而可與古賢者伯仲迨某去儀真後先生尋歿今夏某客揚州先生哲嗣將刊遺集乞某爲序某才學遠不逮先生然謂先生之詩不能窺其深則不可旣重先生之詩兼才人學人之長而恢其美又欲世之爲詩者如先生得乎歸而善所生以求古人所謂言志之道而能讀先生詩也故不辭而述其義類如是云

古人焦山詩錄序

古人行役登臨義類所觸託意詩歌者眾矣夫歡哀之發性術各殊而達于淵淡悠然宙合之表則豈昔賢雕績奇侈之辭所能髣髴哉余數往來焦山今年六月石甫邀余與彥輔同信宿山中二君都有詩雄概瑋識濤奔山立要爲不違於風騷強余和之余以沈憂堙鬱亦假是抒其哀思時從遊者詩率奧美清河吳稼軒凡錄得二十四首爲刻於揚州余固不得止焉又以嘉其志之專一而相從于寥閔之涂也稼軒名大田與桐城張德生元和陳梁叔皆彥輔弟子元直瀆青則彥輔石甫子也道光十七年七月寶山毛嶽生生甫書於東溟寓

齋

黃子仁詩集序

嘉定氣節文學之美自南宋來名海內而前明至今善爲詩者亦率有法度寶山固嘉定分邑余先世多居嘉定幼時自蜀歸復僑居之得友其邑之賢者始與子仁磨甫子劬共爲詩磨甫子劬不幸皆死獨余與子仁在子仁爲詩務使其清真絕俗之詞與己之歡哀憂愉及義類所觸情志所感壹出於言淳體潔氣冲怡曠與余詩喜爲雄奧堅質者異趣而生平絕重余詩當余遠遊凡有所作必積月經歲俟余歸論辨乃已又聞余言善

者則時爲稱說其或不當輒力諍婉規畢竭其忠告今
交且三十餘年無異嗚呼古之直諫多聞文學道誼之
交不以窮達得喪渝其志者若子仁豈有加哉余童時
自蜀歸東出三峽南望洞庭浮江而下甫冠游瀾東西
由豫章入閩數年頗登涉其名山大川以爲吳中之勝
惟三江五湖洶湧浩瀚而已嘉定又瀕海下邑益無林
木巖壑鴻波巨浸然大湖挾長江諸嶺吳越三郡之水
東江旣湮獨趨吳淞入海嘉定爲江海隩區平原廣隰
錯立其間陜隘若不通水道者及入其中河流清瑩環
互百里而外之長江大澤適爲其屏障若世外隱君子

遯去塵濁匿於窮荒又若古之瑋人名臣淵默退處絕
無所能者乃恍然於其人物所以盛而子仁詩之所由
簡以淡也又其地之幽奧如是而昔之爲詩者多務褻
其外豈其地之勝有待而發耶抑子仁以功力之淡自
得之也夫詩之爲道自風雅正變離騷哀怨外固有義
立於此文見於彼詞益澹泊而旨愈敦博者昔賢多以
稱陶靖節靖節詩曰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以吟諷
性情之作達於道德性命之原豈第篇什云乎哉子仁
其亦勉之而已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詩
誠小技苟當於理則與功行德業何殊哉余於詩文精

微弗能盡達然世之為詩者雖多余所矜異者不過數
人世人亦以余論之偏弗好余詩獨子仁無間言又自
謂能稍辨別子仁詩者故為序其大端如此道光二十
年七月二十四日寶山毛嶽生譔



休復居文集卷一終

程